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三十一回 賂西番世勳用奇謀 困樵水尉遲失大計

詩： 彩毫將恨付丹楓，恨自綿綿水自東。

金屋有關防虎豹，玉書無路托鱗鴻。
秋期暗度驚催織，春信潛通懼守宮。
莫道人間音信杳，明年錦樹又西風。
白晝娃宮宴未旋，東風吹下越來船。
捧心方妒三千女，嚼膽誰知二十年。
花暗蹀廊蜂蝶困，草深苔徑鹿麋眠。
憑欄一曲傷心事，都在西山夕照邊。
時人莫厭開場句，座客還聽按鑿詞。

話說秦叔寶與敬德，止兵罷戰，各兜回馬。叔寶趨近山坡，滾鞍下馬，參見秦王：「主公受驚了！」秦王說：「皇兄！我世民從上陣到今，不曾見這場大戰！若不虧皇兄救駕，吾命休矣！」言未絕，只見唐營眾總管帶了大勢人馬已到，保駕回營。有程咬金心下自想：「這賊與秦將軍戰了一晝夜，也力乏了。我昨晚著他一鞭，今日定要還他一斧！」暗暗地把馬退在後面。那敬德剛才下得嶺，咬金喝一聲：「胡賊休走！」掄動宣花斧，徑砍過來。敬德大惱，真是大將軍八面威風，全不在意，側身躲過，乘勢一鞭打來。咬金慌忙扭項閃過，左背又著了一下，帶痛伏鞍往前跑了。敬德也不追趕，自進關去。咬金自想：昨晚著他一鞭，主公知道，今日著鞭，且喜沒人知道。飛馬跑回營門。眾總管俱參見秦王，秦王說：「皇兄辛苦，取酒來！」近侍進上酒，秦王親遞三杯。叔寶在虹霓潤咽血，三口血瘀在心，三杯熱酒吃下，只聽咽喉內骨碌一聲，叔寶連忙叫拿一個盆來，帶酒連血，吐上一盆。秦王一見，眼中掉淚，心內驚憂：「皇兄！你為我大戰，染成病症，我唐室江山，倚靠誰人？」叔寶說：「主公！微末之疾，不必掛懷，明日還要與他定奪贏輸！倘有細作來探消息，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主公休得憂慮！」秦王喚隨軍醫士，好生調治，一壁廂請叔寶後營調養不題。

且說敬德入關內，參見總兵官。宋金剛問：「昨日屯軍關外，探馬來報，有唐家人馬與你交戰，勝敗若何？」敬德說：「昨夜唐秦王帶領人馬，私到關下，末將打傷他三員戰將，把秦王追到美梁山虹霓潤。秦王跳過潤去，末將也跳過潤了，不防一員唐將，也跳過潤來，從半夜戰到天曉，不分勝敗，今日又大戰千合，殺不停手，天晚記兵回營，明日交戰，務要與他決一勝負！那青袍銀甲的唐將，末將問他姓名，卻是秦瓊，果是一員驍將！」宋金剛見說大惱：「你自從雁門關起，直殺到柏壁關，陣陣皆贏，不曾有個空回。今日去了一晝夜，小卒首級也不取一個！你有謀背本國之心，故意胡言遮飾！」吩咐軍校：「把尉遲恭捆打一百！」有顏君章、張尋相眾將近前：「總兵大人息怒！自古兵家之事，豈能常保全勝？況鏖戰一晝夜回營，未分勝敗，望乞恕饒！」宋金剛說：「本待重治，眾同僚討饒，權免這番！」尉遲悶悶回營不題。

話說徐茂功回家，殯葬父親已畢，起程非止一朝，徑至唐營下馬。旗牌官報入中軍帳，參見秦王。秦王問：「軍師，治喪完了麼？」茂功說：「俱已完備。臣一日在家，夜觀乾象，主公驚恐之難，賴將星拱護不妨。主公曾見過麼？」秦王說：「軍師，果然！」把看柏壁關三跳潤的話，一一說與茂功。又說：「叔寶染病因由。」茂功說：「主公不妨事！秦將軍應上界天蓬星，尉遲恭應上界黑殺星，恐天蓬星難為黑殺，以此天降三分病與叔寶，不傷大體。」茂功見秦王已畢，轉入後營見了叔寶，各敘別後之事。茂功問安已畢，轉出中軍帳來，茂功說：「前日主公看柏壁關，哪幾員將官保駕？」殷開山說：「程咬金、馬三保、段志玄三將保駕。」茂功說：「三將過來！我向日曾有軍令，各要小心，怎敢故違，致令殿下涉險受驚！」連忙啟奏秦王，要把三將綁出轅門梟首。秦王傳令留人：「是我李世民要看柏壁關，著他三將保駕，非不用心抵敵，勢有強弱不同，力戰不勝，非其罪也！」茂功說：「主公恩宥，暫免本罪，後次違令，決不輕恕！」三將到駕前謝了恩。茂功連忙俯伏駕前：「主公！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，臣豈敢擅壞三將？若不如此，恐軍法不伸，無以警後，望恕臣罪！」秦王說：「軍師請起！將令當行，何罪之有？」茂功謝恩以畢。

且說馬三保、段志玄前十八路總管，交頭接耳說：「當初也無徐茂功，也無秦叔寶，我們一般東蕩西除，苦徵惡戰，如今有了他二人，就封茂功為軍師，掌生殺之權，我等反受他節制！」眾人心內，都有些不平，滿營紛紛議論。那茂功亦料眾總管不服。到了次日早晨，秦王升中軍帳，聚集大小將士。茂功說：「主公！秦將軍身體未健，待將息痊可，方好出征。今日著前十八路總管，領人馬與尉遲交戰，得勝回營，重加升賞。如有畏怯擅退者，定按軍法！臣保主公督陣。」眾將領了軍令，人人歡喜，笑著說：「我等十八員將，終不然敵不過一個尉遲？」眾將全妝披掛，領一支人馬，擁奔柏壁關，排開陣勢搦戰，茂功保著唐秦王督陣。

劉朝報馬報與尉遲知道，尉遲連忙披掛齊整，領了常勝軍出營，縱馬臨陣。瞧一瞧，不見秦叔寶。尉遲大喝一聲：「秦叔寶怎麼不出來交戰？卻教你這乾人來！」殷開山怒說：「我唐朝好漢極多，哪在叔寶一人！」眾將大惱，躍開戰馬施三略，抖擻神威按六韜。

九對英雄唐將，一員猛列劉臣。深烏馬關衝群獬豸，刃鐵槍迎敵眾干戈。起初時，一團彩線；次後來，難解難分。鞍上將軍往來來，好似元宵走馬燈；手中兵器，紛紛漾漾，宛如半空風捲雪。徵人吶喊，華嶽山崩，戰馬群嘶，海門潮滾。刃著刃，層崖疊壑起秋聲；桿擊桿，萬戶千門鳴爆竹。殺氣直衝雲漢上，徵雲繚繞戰場中。

從晨戰至日午，不分勝敗。總管內有幾個力怯的，不敢近前，只好隨眾廝殺。秦王看眾將戰有十數合，恐生不測，連忙吩咐茂功：「收了兵罷！如再鏖戰，設有傷殘，反挫我唐朝銳氣！」茂功說：「不妨！臣有退軍之計！」茂功喚軍校劉正輝、趙月虎二人過來，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二人領令，假裝胡人打扮，學胡人言語，抬著一面大鯨鱗，去到尉遲恭兵馬後，遠遠地把鯨鱗連蹄三下就走。敬德聽見本營鳴金，連忙把槍撥開兵刃，大喝一聲：「我正要梟幾顆首級祭旗，可惜總兵官收兵議事！記兵回去，明日還著秦叔寶出來比試！」兩下裡收軍回營。

且說尉遲恭回至柏壁關，宋金剛問：「出軍勝敗如何？」敬德說：「末將正與眾唐將交戰，勝敗未分，聽得鳴金收軍，以此記兵回營。」宋金剛聽說，大怒：「我要收兵，也必須知會列位同僚，今日有何緊急軍務，要收軍！」敬德說：「分明本營鳴金收軍，眾兵皆知，若無將令，焉敢擅退兵！」宋金剛說：「你本有降叛之心，故意設詞以塞眾口！」吩咐軍士：「把尉遲恭綁出，斬首報來！」顏君章、張尋相等眾將近前說：「總兵大人！此是唐家賺兵之計，不然何以鳴金？望乞再饒一次，待他立功贖罪！」宋金剛說：「非是我難為他，分明阻撓軍法！既列位同僚討饒，記刀在項，好去防守關隘，恐有奸細透漏，切須小心！」敬德謝了眾官，徑回本營不題。

且說秦王在營，與徐茂功商議：「我意欲招降尉遲，復取地方，何計可得萬全？」茂功說：「主公！敬德雖勇少謀，其性剛直，不容易就降。臣如今定下一條調虎離山之計，先取了柏壁關，後取太原府。取得這兩處緊要地方，其餘就容易，那時節定計招降。」秦王問：「怎麼定計取關？」茂功說：「劉武周素倚北單于為助，如今差郭孝恪將金帛，往西番借一支兵，假裝北軍旗號，詐稱北單于差來助守柏壁關，宋金剛必不見疑，裡應外合，就好取了柏壁關！」秦王大喜：「茂功奇謀，吾之子房也！」連忙傳令準備金帛，交付郭孝恪。茂功備細說明，用心辦事，疾去早回。郭孝恪辭了秦王出營，上馬扳鞍，在路非止一日，來到西番，直至朝前下馬。番王正坐朝，頭目報：「有唐朝使臣等旨！」番王宣入寶殿，郭孝恪朝拜番王。番王問：「來使有何事幹？」郭孝恪把借兵謀略，密奏番王，獻上金帛。番王准奏，著御廚司茶飯唐使，一壁廂遣副元帥完顏伯達，領精兵五百騎，詐稱北單于，一樣打

扮，往柏壁關去，依計而行。完顏伯達領了旨意，同郭孝恪辭別番王，出了朝門。完顏伯達到了營帳，挑選五百鐵騎，各帶兵器糧草起程，與郭孝恪出下西塞關隘。郭孝恪說：「將軍，我回紅龍山去報知殿下，將軍徑到柏壁關去。」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完顏伯達說：「我知道了！」二人馬上相別，各分一路行程。

且說完顏伯達帶領番兵，一路趨行，曉夜前進，來至柏壁關。進營中先見了尉遲，且說單于王來意。敬德連忙著頭目進關，報知總兵官宋金剛。即令眾將迎接入關，接進帥府廳相見。施禮已畢，完顏伯達說：「吾奉單于王命，聞知元帥取了唐朝地方，不勝忻羨，特差我領五百鐵騎，來助元帥守關。」宋金剛大喜，吩咐殺牛宰馬，犒勞軍士筵宴。完顏伯達把人馬另屯一營不題。且說郭孝恪徑回唐營下馬。旗牌報進中軍。見了秦王，把番王遣將借兵事，一一奏聞。秦王問茂功：「番兵已到柏壁關，如今怎麼樣施計？」茂功說：「正東去十餘里，有一座山，名青桂山，樵水峪可以埋伏人馬，智困尉遲。調張公謹、梁建方領一支兵，到樵水峪正東埋伏；邴原真、邴原直領一支兵，正南埋伏；魯明星、白顯道領一支兵，到樵水峪正西埋伏；賈閏甫、柳周臣領一支兵，正北埋伏。東南殷開山、劉弘基，西南馬三保、段志玄，東北武士護、唐萬人，西北高士廉、尚善志。秦將軍領一支兵，伏於青桂山，總督八面人馬。長孫順德、安貴興領一萬鐵騎，往來游擊策應。」茂功調遣已畢，吩咐眾總管：「待賺得尉遲入樵水峪，不要與他交戰，八面人馬遠遠圍住，不可放他出圍，待我有令，方許放出。」眾將領了軍令，全裝披掛，各領人馬，出營埋伏去了。

茂功喚程咬金吩咐：「你到柏壁關單搦敬德交戰，你可詐敗佯輸，要把敬德賺到樵水峪，就是你的功勞。」又喚王源、王浩、王於新、王當仁、劉正會五將，領一支兵，赤鬆塢左邊埋伏；裴仁基、裴行恭、裴行儉、裴守方、裴守義五將，領一支兵，到赤鬆塢右邊埋伏。茂功吩咐咬金：「你若賺得敬德入樵水峪來，必從赤鬆塢經過，左右兩哨人馬，卷旗息鼓，不要響動，待他過去。如有劉朝救應兵來，你兩哨人馬，用心擋住，不許放他過去，只殺他的人馬，就把住隘口，揚旗放炮，以防敬德奔逃，待有令方許收兵！」眾將領了將令，全裝披掛，領兵出營不題。且說程咬金一騎馬來到柏壁關下，吶喊搖旗，單搦敬德交戰。劉朝哨馬來報入營，敬德連忙披掛，擎鞭跨馬，帶了常勝軍出營。陣前瞧見是程咬金，大笑一聲：「你是戰敗之將，怎麼又來？」咬金說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！你也休要誇強，看斧來！」敬德舞鞭就迎。戰不十合，程咬金賣個破綻，虛砍一斧，撥轉馬就走，敬德隨後追來。有數里之地，敬德連忙煞住了馬，口中自語：「等這賊去了罷！」咬金回頭不見追來，也煞住了馬站著。敬德道：「這賊！我不追你便罷，你站著等誰？」咬金舉起宣花斧，看定尉遲，虛晃幾晃，喝一聲：「黑賊！你再敢來戰幾合麼？」敬德聽罷大惱，把馬連忙幾鞭，喝一聲：「敗將休走！」

尉遲打動深烏馬，怒髮衝冠口咬唇：「不怕吾時休要走，猥刀避劍枉為人！」

擎槍縱馬如風送，要捉唐朝程咬金。

兩隻腿搖飛虎鉗，一雙腳踩鏝花紋。

望前趕了多時節，樵水峪在面前存。

程咬金把敬德直賺到樵水峪，一騎馬轉過山坡，往小路去了。尉遲追不見咬金，撥轉馬，正要回身，只見山頂上放起號炮，四面八方閃上唐將，大勢人馬，各執弓弩當先，槍刀劍戟，巨斧長矛，麻林相似。明晃晃銀山萬疊，亮錚錚鐵壁千層，把敬德困在樵水峪中。山頂豎起一面白旗，上寫著「天羅地網」四字，又豎起一面杏黃旗，上寫著「大都督秦叔寶」。呼雷豹上，坐著秦將軍，手擎火尖槍，往下指著尉遲恭道：「敬德！你敢上山來，與我戰一千合麼？」敬德瞧一瞧說：「卻中了唐家之計！」東瞧西望，重重疊疊，盡是唐朝人馬。山上排著擂木炮石，山谷小路盡是樹木疊斷。敬德數番殺不透重圍。正是：雄威虎豹投坑井，健翮鷹鵬著網羅！

樵水峪逢今日困，英雄戰士盡歸唐。